

袁枚書信集

張敬珠 譯注

半村工作室



三十七、寄蒋苕生书

[原文]书来示《乐府》四章(1)，当即手弦而口歌之。缘西行人稀，缺然未报。书中有奉太夫人之长安将泊石城之语(2)，小人洒昔敝庐，瞻望弗及，何子之忘之也？比来闻足下成进士，入翰林(3)，如获殊庆大祥(4)，不觉姝姝然距跃三百(5)。

伏念天之生才，与国家之设官，义本相因而起；而往往才自才，官自官，此无可如何之势也。然仆谓自斗食以上至于卿贰(6)，皆可假借；惟翰林一官(7)，必待其人而后居之。何也？簿书期会(8)，因事见才，期于适用，故流品不嫌其杂(9)。若清秘之职，为天子润色雅颂，裁制谟诰(10)，非学古入官者(11)，不宜一朝居。且居是官者，必已能为文章然后克称；非如胶庠子弟(12)，博习亲师，尚可期以三年五年也。

仆壬申岁过扬州(13)，爱足下僧壁诗：思其人，苦不得见。幸熊安亭为道区区(14)。夫崇鼎大璜，夏后氏之龙簋(15)，仆亦之见也。然闻其尚存，则喜；闻存某所，更喜；闻其登明堂而陈清庙(16)，尤大喜。喜之情，公也。以为惟我能先识，则亦未尝不出于私。足下之入词林也(17)，才与官合，仆之喜也；私与公俱，故因秦树舍人来(18)，而通书以贺。

[注释](1)《乐府》：初指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，后将魏、晋至唐可以入乐的诗歌，以及仿乐府古题的作品，统称乐府。宋以后的词、散曲、戏曲因配乐，有时也称乐府。

(2)长安：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。汉、王莽、东汉献帝、晋愍帝，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先后定都于此。

(3)翰林：即翰林院，唐初置翰林，为内廷供奉之官，本以文字备顾问，得参谋议，其时医卜、伎术、方士、僧道，皆得待诏翰林，非尽文字之士。玄宗开元初始置翰林院，以张九龄、张说、陆坚等

掌四方表疏批答，应和文章，号翰林供奉，与集贤院学士分司起草诏书及应承皇帝的各种文字。开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，别置学士院，专掌内制。宋设翰林学士院，职掌在内朝起草诏旨。在内侍省下设翰林院，总关文、书艺、图画、医官四局。明将著作、修史、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，成为外朝官署。清沿明制，翰林院掌编修国史及草拟制诰等。其长官为掌院学士，满汉各一人，由大学士、尚书中特派，所属职官有侍读、侍讲、修撰、编修、检讨和庶吉士等。

(4) 大祥：古时父母死去两周年的祭礼。见前第十八信注(21)。

(5) 距跃：跃过，直跳门前。见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“距跃三百，曲踊三百。”郑玄注：“距跃，超越也。”

(6) 斗食：指俸禄较低的官吏。见《战国策·秦》：“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，有非相国之人者乎？”以禄少、一年不满百石、计日以斗为数而名。

(7) 翰林：指翰林学士。见白居易《洛中偶作》：“五年职翰林，曰年莅寻阳。”

(8) 簿书：官署中的文书。见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。”郑玄注：“簿，文簿也，故为大事也。言公卿但以文案簿书报答为事也。”

(9) 流品：类别等级，本指官阶，泛指门第社会地位。见《宋书·王僧绰传》：“参掌大选，究识流品，谙悉人物，拔才举能，咸得其分。”

(10) 裁制：规划、安排。见《周髀算经》：“夫矩之于数，期裁制万物，惟所为耳。”

(11) 入官：出来作官。见《书·周官》：“学古入官，议事以制，政乃不迷。”《传》：“言当先学古训，然后入官治政。”

(12) 胶庠：周学校名。胶为周之大学，在国之王宫之东，庠为小学，在国之西郊。见《礼·王制》：“周人养国老于东胶，养庶老于虞庠。”

(13) 壬申：即乾隆十七年。

(14) 为道：犹言学道。见《老子》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

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”

(15) 簠：读 sǔn，音损。古代悬挂钟磬鼓的横架。其横木谓之簠，簠旁所立二柱谓之虞。簠之两端，刻龙凤为饰。两虞之下，承之以趺，刻伏狮或卧象为饰。钟则饰以兽，磬则饰以鸟。见《礼·明堂位》：“夏后氏之龙簠虞。”郑玄注：“簠虞，所以悬钟磬也。横曰簠，钟之以鳞属；植曰虞，饰之以羸属羽属。”

夏后氏：古史称禹受禅建夏王朝，也称夏后氏、夏后或夏氏。见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夏后氏以松。”

(16) 清庙：见《左传·恒公二年》：“是以清庙茅屋，……昭其俭也。”《疏》：“此则广指诸庙，非独文王，故以清静解之。”

(17) 词林：翰林的通称。见《玉海·康定赐翰林飞白书》：“至和元年九月，王洙为学士，仁宗尝以涂金龙水笺为飞白词林二字赐之。”明洪武初于皇城内建翰林院，扁曰词林。

(18) 舍人：宋元以来，世俗尊称贵显子弟为舍人，或称小舍。明代武职应袭支庶也称舍人。

[译文]你来信并附上《乐府》四章，我马上弹奏弦乐并唱吟起来。只因往西去的人很少，所以久久未能回报。你信中有奉太夫人之命到长安在石城之下停泊的语句，我只顾在自己的房子前洒水，对她看望不及时，我怎会忘记了她呢？近听说你考了进士，又入了翰林院，这与众不同的庆典有如亲丧除灵，不觉很是得志，兴奋得跳了起来。

上天造就有才能的人，与国家设立官职，其本意是相同而创立的；但现实往往是有才能的只是有才能，官的就是官的，这是无可奈何的情势。我认为从俸禄较低的官吏上至卿的副手，都是可以借用的；只有翰林一职，一定要等那人考上以后才能任命。为什么呢？官署办理文书施行政令，因事用人，才能畅达，故此官阶不嫌杂乱。而清静的职务，是为天子修饰文字使有文采，规划安排告诫的公文，并不是先学古法再做官治政的，故不应一任不变。而且处于这官位的，一定是能写文章而后能胜任的；并不像就读于学校的子弟，即

使受习于老师，也得三五年才能成才。

我曾在壬申年路过扬州，很喜爱你的僧壁诗，便想见到你，但可惜未能相见。至于熊安亭的小小学道，高大的钟鼎和礼器，以及夏后氏的龙簋，我亦未见过。但听说它们还在世上，就喜欢；听说它们存在某处，就高兴；听说它们放在明堂和宗庙，就更高兴。高兴的情形，是公事方面的。但以为只有我才认识它们，也就未免私心了。你入翰林院，就能与官职相合，这我十分高兴；私心与公心都有，故秦树舍子来我处，我会以信祝贺。

[后记]蒋苕生：即蒋士铨，字心余，一字苕生，号清容。其先为钱氏。自长兴迁铅山，始姓蒋。乾隆二十二年进士，官编修，升御史，充顺天同考官。以病乞休后，主讲绍兴蕺山书院。为人风神散朗，如魏晋间人，激扬风义，甄拔寒畯，有古烈士风。诗、古文皆负盛名。诗尤气体雄俊，与袁枚、赵翼并称“江右三大家”。著杂剧、传奇十六种，辑其中九种为《藏园九种曲》，兼工南北曲。著有《忠雅堂集》、《绛雪楼填词》九种。

三十八、慰王麓园丧子书

[原文]足下毋以丧子为戚。按《洪范》、《九畴》道“五福”、“六极”甚详(1)，无道子嗣者。孔子衰年丧鲤(2)，哀逊颜渊(3)。《仪礼传》曰：大宗不可绝(4)。《公羊传》注曰：小宗无后当绝(5)。《丧大记》曰：丧有无后，无后主(6)。夫当绝无后，古人明言之而不讳；是有子与无子，非圣贤意也。

说者动以“无后为不孝”云云，不知孝者人所为，有后无后者天所为。待天而后成孝，非教也。商臣、盗跖，皆有后者也(7)，得谓之孝乎？邓攸、羊祜，皆无后者也(8)，得谓之不孝乎？天下虫豸

雀鼠，跂行喙息之物(9)，靡不煦妪鞠育(10)，孳孳爱其雏(11)，其心岂以为后哉？阴阳之生机使然耳(12)。人为万物之灵，当以礼节之。

闻足下丧爱子，毁过盲夏，过矣。足下之齿犹未也。为邑令，邑中人皆足下子；使子孙祀我，不如使桐乡人祀我(13)。于足下何忧？且闻足下慈幼之道，亦颇未善。郎君甫周晬(14)，衣之貂，食以参朮，又引其痘疡而投以诸猛烈药。此其爱也，乃其所以害也。夫明珠美玉，天下之至宝也，爱而篋藏之则全，佩之戴之亦全，即弃之野田草露无不全也。若朝则濯于水，暮则弄诸掌，夕又捧而摩诸席，目营手拨，必有一朝之败。儿宠过则骄其性，养过则弱其身。不可不察也。足下异日有子，当思我言。

舜不告而娶之说(15)，仆尝疑之。安有帝女下降，九男同来(16)，而瞽竟茫然乎(17)？瞽即以瞽故为舜欺矣，彼象母与象独不目击而告舜乎(18)？尧为何如天子，而瞽能禁其妻舜乎？瞽能禁之于娶前，独不能黜之于娶后，而胡不即以不告为舜罪乎？此与“二嫂治朕栖”之说(19)，同一无稽。偶因论无后之说，而并质之高明。

[注释](1)洪范：相传为商末箕子所作，以此向之大法。见《书·洪范》：“以箕子归，作洪范。”近人疑为战国时人假托之作。汉儒盛行的天人感应说，常以此为立论依据。

《九畴》：畴，品类。见《书·洪范》：“天乃锡禹《洪范》、《九畴》，彝伦攸叙。初一日五行，次二日敬用五事，次三日农用八政，次四日协用五纪，次五日建用皇极，次六日又用三德，次七日曰民用稽疑，次八日念用庶征，次九日响用五福，威用六极。”

五福：见《书·洪范》：“五福：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”

六极：见《书·洪范》：“六极：一曰凶短折，二曰疾，三曰忧，四曰贫，五曰恶，六曰弱。”

(2)孔鲤：字伯鱼。孔子之子，《论语·季氏》记伯鱼趋庭受《诗》《礼》之训。年五十，先孔子死。

(3) 颜渊：见前第二十七信注(9)。

(4) 《仪礼传》：拟为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。本名《仪礼集传集注》，朱熹、黄干等撰。凡三十七卷，续二十九卷，共六十六卷。以《仪礼》为“经”，将《礼记》及诸经杂书所载古代礼制附在“本经”之下，兼取后儒注疏加以解释，成家礼、乡礼、学礼、邦国礼各卷；丧、葬二礼，由其门人黄干续撰；祭礼尚未订定，黄干去世，杨复重修续成，是研究古代礼制的参考书。

(5) 《公羊传》注：为王接、王愆期父子所作。王愆期，流寓江南，缘父本意，注《公羊传》，又集《列女后传》。王接，字祖游，幼以孝称。累官征虏将军司马，迁尚书殿中郎，未至而卒。

(6) 丧大记：《礼记》篇目，包括国君、大夫、士的丧礼全过程，范围甚广，故名《丧大记》。

(7) 商臣：即楚穆王，名商君，为人鸷目豺声。成王将立为太子，令尹子上谏，不听。后又欲立子职，商臣遂弑成王而自立。灭江六蓼三国。在位十二年卒，谥穆。

盗跖：见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“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筑与？柳亦盗跖之所筑与？”

(8) 邓攸：字伯道。晋襄陵人，少孤，居丧以孝闻。为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吴郡太守。累迁尚书左仆射。每有进退，无喜愠之色。攸弃子之后，竟无嗣，时人义而哀之曰：“天道无知，使邓伯道无儿。”

羊祜：字叔子。历官秘书监。武帝受禅，累尚书右仆射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绥怀远近，甚得江汉之心。轻裘缓带，身不披甲，与陆抗对境，务修德以怀吴人。寻卒。追赠太傅，谥成。

(9) 跂行喙息：泛指人和一切动物。见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跂行喙息，蠃飞蠕动。”

(10) 煦妪：复育、抚养。见《礼·乐记》：“天地訢合，阴阳相得，煦妪复育万物。”《疏》：“天以气煦之，地以形妪之，是天煦复而地妪育，故言煦妪复育万物也。”

鞠育：抚养、养育。《诗·小雅》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”

(11) 孳孳：勤勉不懈。见《孟子·尽心》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”

(12) 阴阳：古以阴阳解释万物化生，凡天地、日月、昼夜、男女以至脏腑、气血皆分属阴阳。《易·系辞》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《疏》：“天下万物，皆由阴阳，或生或成，本其所由之理，不可测量之谓神也。”

(13) 桐乡：即今安徽桐城县的别称。县北有桐乡，东汉朱邑出生于此。

(14) 周晬：小儿周岁生日。见李商隐《骄儿》：“文葆未周晬，固已知六七。”

(15) 舜不告而娶之说：见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’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”

(16) 九男同来：见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仓廩备，以事舜于畎亩之中，天下子士多就之者，帝将胥天下而过之焉。”

(17) 瞽瞍：即瞽瞍，相传为舜之父。

(18) 象：舜同父异母弟。

(19) 二嫂治朕栖：见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象曰：‘谟盖都君咸我绩，牛羊父母，仓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朕，张朕，二嫂使治朕栖。’”都君，指舜；张，读 dī，音邸，舜弓也；栖，床也。

[译文]你不要因死去儿子而悲哀。《洪范》、《九畴》说的“五种幸福”、“六种凶恶的事”很详细，但没说儿子继承的问题。孔子晚年死了儿子孔鲤，但对他的哀伤不及对颜渊的哀伤。《仪礼传》说：嫡长子的后代不能断绝。《公羊传》注说：嫡长子以下诸子的世系无后代则为断绝。《丧大记》说：丧事有死者无后继人的，就没有主丧人了。无后继人的，古人已说得很明白且毫不讳言；这样有儿子与没儿子，并不是圣贤的人的意思。

劝人的动不动就说：“无后继人最为不孝”等等，他们不知孝顺是人的行为，有后继人与无后继人是上天的行为。等待上天的恩赐

而成为孝子，那并不是政教。楚穆王、盗跖，都有后继人，能说他们都是孝顺的人吗？邓攸、羊祜，都无后继人，能说他们都是不孝的人吗？天下有足无足的昆虫、小鸟、鼠类，人和一切动物，无不孕育抚养后代，他（它）们勤勉不懈地爱护初生之物，他（它）们的心难道只是为了后代吗？万物化生机使他（它）们那样罢了。人是万物之灵，应以礼仪来节制自己。

听说你丧失爱子，在这个昏暗的夏天十分哀伤，太过份了。你的年龄还未到尽头。现在当县令，县城里的人都是你的儿子；让子孙祭祀自己，不如让桐乡人祭祀自己。这对你来说还有什么可忧虑呢？而且听闻你爱护幼儿的方法，也不是十分完善。你的郎君才一周岁，你就给他穿貂皮，食人参山茛，又因他患了天花瘰病而服用了各种猛烈的药材。这是爱他？这是害他罢了。明珠美玉，是天下最大的宝贝。爱护它而用小箱子把它藏起来就可以保存，佩戴在身上也可以保存，即使把它抛弃在田野的草丛里也可保存下来。如果早上在水中洗涮，晚上玩弄于掌上，睡觉前又在席上摩擦它，用眼望着它手又不停地拨动，就必有一天被毁坏。对儿子过份宠爱那他就会骄傲；抚育过份了那就会令他身体虚弱。这是不能不明察的。你改日有了儿子，应当想想我所说的话。

舜不告知父母就娶了尧的两个女儿的说法，我曾经怀疑过。哪有帝女下嫁，要九个男人陪同而来的，并且舜的父亲瞽瞍竟茫然不知的？瞽瞍即便因眼瞎被舜欺骗了，他的儿子象和象的母亲能不目睹此情景而去发舜吗？尧为什么已为天子了，而能让瞽瞍禁止舜娶尧二女为妻？瞽瞍在舜娶妻前能禁止，唯独不能在舜娶妻之后禁止他去摒弃妻子，那他为什么不立即去告舜的罪行呢？这与“两位嫂嫂替我铺床迭被子”的说法，同样是无稽之谈。偶然因论述无后继人的说法，而向你这位高明的人询问一下。

[后记]万章问曰：“《诗》云，‘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’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”

孟子曰：“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如告，则废人

之大伦，以慰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”

万章曰：“舜之不告而娶，则吾既闻命矣；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。”

万章曰：“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阶，瞽瞍焚廩。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搯之。象曰：‘谗盖都君咸我绩，牛羊父母，仓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朕，张朕，二嫂使治朕栖。’象往入舜宫，舜在床琴。象曰：‘郁陶思君尔。’忸怩。舜曰：‘惟兹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’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已与？”

曰：“奚而不知也？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。”

曰：“然则舜伪喜者与？”

曰：“否；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‘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则洋洋焉；攸然而逝。’子产曰：‘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，曰：‘熟谓子产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’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。彼以爱兄之道来，故诚信而喜之，奚伪焉？”

录《孟子·万章》，以供学习之参考。

三十九、与杨生书

[原文]仆一不知夫论士者辄曰：某也聪，惜不说学耳；某说学，惜不虚己耳(1)。此其说殊不然。《论语》曰：“敏而好学(2)。”惟其敏，故好学。《记》曰：“学然后知不足(3)。”惟其学，故知不足。背者反是。虽然，有天焉。天生林林者千百万人(4)，不甚经意者也(5)。生一人焉，将使之不朽于千百万人之中，则必有意郑重而以其全与之(6)。故过人之资，嗜学之癖，极虚之心，三者常兼。古传人如列大坐席，参错相望，谁则不然。

贤叔笠湖以生诗来(7)，读之知生非偶然生者。且云，锡山俗好博揜(8)，生居其间，不一游目(9)，而惟诗书之娱；愈知生非偶然生者。仆不忍负天所以生生之意，故舐摘来诗，毫发不假(10)，意不能毋怯生之惋之也。昨接手书，相从如转圜(11)；然后知生之得于天者大矣！生年才十七耳，仆如生年时，绝不如生；然则如仆年时，岂止胜仆也！晋文公年十七(12)，得贤士五人(13)；枚皋年十七(14)，赴阙上书，生非其等夷耶(15)？

学琴者，下指不协，终身不能音。天下事非天所宠者，人不能强而袭之也。生已宠于天，虑未宠于人，而书词谦谦(16)，句仆为知己(17)。嘻，过矣！夫从古前贤后贤，相须而益彰者(18)，势也。然后贤之须前贤可缓，而前贤之须后贤甚急。何也？昆人之璧(19)，虽无卞和(20)，其终发露宝贵无疑也(21)。若沉檀死后之芬(22)，无余风扬之(23)，则几乎息矣。“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”即如仆所告生者，非有所受于人也，而忽自得之。然则以生之才，而学之不已，安知其所自得者不更进于仆之所告耶？

仆老矣，然私心若不欲其老者，岂其愚而有所恋于光阴哉？良以著述粗成，传之其人之难也。今而后仆其可老矣乎！孔子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言(24)，”而又畏后生。以童稚后生，而跻之于天命、大人、圣言之列，得毋小过？然试思当日若无七十子(25)，则孔子亦不得有今日矣。后生可畏耶，不可畏耶？生今日后生也。挟可畏之具，而又遇畏后生之人，其将何以报畏者？

[注释](1)虚己：犹言虚心。见《庄子·山水》：“人能虚己以游世，其熟能害之？”《疏》：“虚己，无心也。”

(2)《论语》句：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谓之‘文’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‘文’也。”

(3)《记》曰句：见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虽有嘉肴，弗食，不知其旨也。虽有至道，弗学，不知其善也。是故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。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。故曰教学相长。《兑命》曰：‘学学半。’其此之谓乎。”

(4) 林林：纷纭众多貌。见柳宗元《贞符》：“惟人之初，摠摠而生，林林而群。”

(5) 经意：留心，注意。见韩愈《石鼎联句诗序》：“因高吟曰：‘龙头缩菌蠢，豕腹涨彭亨’，初不似经意，诗旨有似讥喜。”

(6) 郑重：殷勤。见白居易《庾顺之以紫霞绮远赠以诗答之》：“千里故人心郑重，一端看绮紫氛氲。”

(7) 笠湖：即杨潮观，字宏度，号笠湖。乾隆元年举人，历宰晋、豫、滇南三省。迁知四川、简邛二州，再调泸州，年八十终。

(8) 锡山：在无锡市西。周秦间产铅锡，故名。汉初锡绝，因以无锡名县。这里指代无锡，因杨生乃无锡人。

(9) 游目：见屈原《离骚》：“忽反顾以游目兮，将往观乎四方。”

(10) 觖：读 jué，音决，企望。

毫发：毛发。犹言些许。见王充《论衡·济世》：“方今圣朝承光武，袭孝明，有浸酇溢美之化，无细小毫发之亏。”

(11) 转圜：转动圆体的器物。见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：“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从谏名转圜。”郑玄注：“转圜，言其顺也。”

(12) 晋文公：春秋晋献公之次子，名重耳。见前第二十六信注(25)。

(13) 贤士五人：即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子。狐偃，字子犯。春秋鲁人，为文公之舅，故称舅犯。为大夫。文公为公子时，出亡在外，偃与兄毛从之十九年。文公定王室，宣信诸侯而霸天下，大抵偃谋为多。赵衰，字子余。春秋晋人，从文公出亡十九年。文公之立，多得从者之力，衰与狐偃尤称首功。返国后为原大夫，佐文公定霸。襄公时佐中军，败秦师于彭衙，卒谥成子，亦称成季，子孙世为晋卿。颠颉，春秋晋人，从文公出亡十九年，后返国封为大夫。魏武子，即魏犢。春秋晋人，从文公出亡十九年。公返国，犢为戎右。后列为大夫。治于魏，卒谥武。司空子，即胥臣，字季子。春秋晋大夫，食采于臼，故称臼季，官司空，又称司空季子。尝从文公出奔。后以使命过冀，见冀缺耨，其妻饁之，相待如宾，乃举于文公。文公以为下军大夫。

(14)枚皋：字少孺。汉武帝时上书北阙，拜为郎。好诙谐，善赋颂，又极敏捷，时以比东方朔。

(15)等夷：同辈。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：“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，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异使羊将狼，莫肯为用。”

(16)慊慊：心不满足。见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永乐（太后）虽积金钱，慊慊常苦不足。”

(17)句：读 gài，音丐，乞求也。

(18)相须：互相配合，相依。见《诗·小雅》：“习习谷风，维风及雨”。汉毛亨《传》：“兴也。风雨相感，朋友相须。”

(19)昆山：即昆仑山，在新疆、西藏之间，西接帕米尔高原，东延入青海境内，层峰迭岭，势极高峻，古代有关昆仑的神话传说散见于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神异经》。

(20)卞和：春秋楚人。相传和发现一块玉璞，先后献给楚厉王、楚武王，都被认为欺诈，被截去双脚。楚文王即位，和又抱璞哭于荆山下，楚文王使人剖璞加工，果得宝玉，称为和氏璧。

(21)发露：揭发暴露。见《后汉书·陈宠传》：“是以盗发之家，不敢申告，……其大章著不可掩者，乃肯发露。”

(22)沉檀：沉香与檀香。见《梁书·盘盘国传》：“中大通元年五月，累遣使贡牙像及塔，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。”

(23)余风：遗留之风教。见《书·毕命》：“余风未殄，公甚念哉。”

(24)孔子句：见《论语·季氏》：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

(25)七十子：传说孔子有学生千人，第一等的有七十来人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作七十人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作七十二人。《仲尼弟子传》作七十七人。称七十是取其整数。

[译文] 我全不知道评论士人的人常说：某人很聪明，可惜不喜欢学问；某人喜欢学问，可惜不够虚心。这说法实不该这样的。《论

语》说：“聪敏灵活爱学问。”因为聪敏灵活，所以爱学问。《礼记》说：“学习了然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。”因为好学，所以知道自己的不足。相反就不是这样的了。虽然，这是有天意的。天生林林总总的千百万人，却不甚留意什么的。若只生一人，要让他千百万人之中永不磨灭，那就一定要殷勤地对待他并把全部感情都给予他。故超人的资质，对学问有特殊嗜好，待人接物极其虚心，他就同时兼有了。古时传人就像并列坐在席位上，参差交错。彼此相见，谁个不是这样！

你叔父杨笠湖把你的诗寄来，读了之后知道你并非偶然生存于世的人。而且，无锡人喜爱博弈拾取，你生在那里而不流连于此，只以读书为乐；这更让我懂得你生存于世并不是偶然的。我不忍辜负上天给你的生存意义，故将你的诗摘抄下来，丝毫不假，意在不能害怕和惋惜你的生存。昨天接到你的来信，相互追随好像转动的圆图便易迅速；然后知道你是得到天命的同意，这就更是大事了！你才十七岁，我如像你的年纪时，绝不像你的；但你像我这年龄时，你岂只胜于我呢？晋文公十七岁时，得到五个贤士相助而霸天下；枚十七岁时，向朝廷上书，你与他们不是同辈吗？

学琴的人，落指不协调，便终生都弹不出好的音乐。天下的事情并不是上天骄纵便行的，人是不能勉强去继承的。你已被上天骄纵，却担忧未被人专宠，因而写作词语时对自己不满足，你乞求我做你的知己。嘻嘻，太过了！古时的贤人和后来的贤人，相互配合互相成就，那是大势所趋。但后来的贤人要等以前的贤人退下来，而以前的贤人又等待后来的贤人跟上来。为什么呢？昆仑山的璧玉，即使没有卞和，最终都会显露它是宝贵的。像那沉香檀香丧失生命后的芬芳，没有遗留的风教去宣扬它，就几乎熄灭了。“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像大路一样，哪会难以知道的呢？”像我告诉你的那样，没有人授给你，却忽然自有所得。且以你的才能，加上不断学习，你怎会知道你的自我所得会不比我所告诉你的会更进一步呢？

我老了，但心里又好像不想老，这哪里是因为我愚蠢而依恋光阴呢？我的著述粗略而成，传给别人实在很难。从今以后我真的会

老了！孔子“怕天命，怕王公，怕圣人的言语，”而我又怕后生。若以童稚的面孔，登上天命、王公、圣人言语的行列，难道是小事吗？试想如果没有七十个弟子，那孔子就不会有今日的荣耀了。后生可畏吗？不可畏吗？你是今天的后生。依仗可怕的器具，而又遇到害怕后生的人，那你用什么去报答他敬畏的人呢？

[后记]杨生的叔父杨笠湖，与袁枚为总角之交，性情绝不相似，袁狂，杨狷；袁疏俊，杨笃诚；袁厌闻释道之说，而杨酷嗜禅学，晚年戒律益严；故议论每多抵牾，但杨闻袁至必喜。杨在邛州，特寄三百金，嘱袁代置金陵宅，以傍袁以终老。

《随园诗话》卷八第七十七条载：“笠湖在中州作宰，乡试分房，梦淡妆女子褰帘私语曰：‘桂花香卷子，千万留意。’醒而大惊。搜落卷，有‘杏花时节桂花香’一卷，盖谢恩科表联；其年移秋试在二月故也。主司是钱东麓司农，见之大喜，遂取中焉。拆卷，乃侯元标，是侯朝宗之孙也。杨悚然笑曰：‘入梦求请者，得非李香君乎？’一时传李香君荐卷，以为佳话。”可见杨与袁的关系非比一般。

四十、答戴敬咸孝廉书

[原文]东乡先生殉节前朝(1)，其人原无假文传者也。既以文传，则不得不以文论。仆前日摘其文之非，还书时兴到语耳，草草涂抹(2)，过亦不复省矣。足下书来护持东乡，不将前所摘者为之指辨；而但叙述时季处士之弊(3)，文体之荒芜，以推尊东乡不惑之功，可谓善尊东乡者也。仆尚何言！

虽然，仆释褐早，时文之学浅(4)，所见明季时文尤少。如足下所引尔时谰语，今年近六十始得闻之。东乡能拒而排之，诚善。惜其所排者，乃不过李卓吾、何心隐一流(5)。识人所共识之妖魅(6)，

逐人所共逐之盗贼，在昔文运晦冥时(7)，或以为难；而在今日观之，似亦戴天履地之民(8)，秉夷同然，不足为东乡异也。足下善善从长(9)，为护持古人起见，仆敢再多言以自走不仁之域哉？

乃来书因论东乡而诋苏子美(10)。一贤未起，一贤又颠，使仆不得不瞿瞿然骇且疑(11)。孔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(12)。”孟子观远臣以其所为主(13)。子美《天灾》三疏，侃侃正言(14)，似有德者。其少也，杜祁公婿之(15)；其官也，范希文荐之(16)；其罪也，韩魏公救之(17)；其所为主也贤矣。所传得罪诗甚悖，本诗无之，与其集中诸咏亦颇不类。安知非当时忌者如王拱辰辈(18)，为一网打尽之计，造作蜚语，以相诬陷，与欧公帷薄不修之谤同一冤酷(19)？而足下信为口实，欲以大辟当之(20)，恨其贬官犹为漏网。嗟乎，嗟乎！子美以一醉饱之过，既不获雪于生前，更不获申于死后，尤仁人之所痛也。且足下以尊东乡故，波及子美；因子美故，怪及欧公。亦知当时爱子美者，宁止一欧公耶？欧公所谓击而去之者，意不在子美，盖指祁公及范、富诸贤也(21)。子美去，而祁公罢；祁公罢，而范、富诸贤亦罢。是子美一身之黜陟(22)，关庆历一朝之盛衰(23)。而足下以护持东乡之故，忽生异议，并诸贤一切抹杀；恐东乡有知，亦必蹶蹶不安于地下也(24)。再考“周公、孔子驱为奴”，乃是王益柔之词(25)。即使真有此诗，与子美无涉。而况诗人放歌，多不可为典要(26)，杜少陵(27)，圣于诗者也，亦有“孔丘、盗跖俱尘埃”之句(28)。夫齐孔跖，亦何异于奴周、孔(29)？然而未闻古之人有罪少陵者，则亦不以辞害义也。从来人心之不同，论古尤甚。一孟子也，而皮日休尊之(30)，温公非之(31)；一扬雄也(32)，而昌黎尊之(33)，东坡非之(34)。谁从乎？谁信乎？孰是乎？孰非乎？

鄙意以为尚论者(35)，必发千古不可不发之难，而后可以自存其说。其它小小是非，有伤贤者，则或为时代所隔，或因稗史而讹(36)。我辈疑于心，不必见于口；见于口，不必形于笔；形于笔，不必垂为文。东乡文字之疵，自有公论。仆因未面足下，故率意笔之(37)，诚过也。而足下洋洋千言，将为可传之文，以痛斥子美，

则是效吾尤而又甚之，“是亦不可以乎！”愿足下即以爱东乡者爱子美可也，仆之心即足下之心也。

[注释](1)东乡：拟为江西艾南英，字千子。明万历末场屋文腐烂，南英与同郡张世纯、罗万藻，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，世人翕然归之。天启中举于乡，对策有讥讽魏忠贤语，罚停三科。崇祯初诏许会试，卒不第。而文曰有名，负气使物，人多惮其口。两京复入闽，见唐王，陈十可忧疏。授兵部主事，改御史。未几卒于延平。著有《天佣子集》。

(2)涂抹：唐卢仝《示添丁》：“忽来案上翻墨汁，涂抹诗书如老鸦。”后见用以称随意写作或绘画。

(3)处士：末士或不士的士人。见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扬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。”

(4)时文：科举应试之文。见前第二十五信注(1)。

(5)李卓吾、何心隐：不详。

(6)妖魅：鬼怪。见晋干宝《搜神记》：“妇曰：‘此恐是妖魅凭依耳。’”

(7)文运：文学盛衰之运会。见袁桷《送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》：“清宁阐文运，览彼古帝都。”

晦冥：昏暗。见《史记·高祖纪》：“是时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其上。”

(8)戴天覆地：顶天立地。见《后汉书·翟酺传》：“臣荷殊绝之恩，蒙值不讳之政，岂敢雷同受宠，而以戴天覆地。”

(9)善善从长：善善，前一个“善”字是赞许之意，后一个是指美好的事物。从，遵从，称赞好的事物，遵从别人的长处。原意是颂扬美德，源远流长。见《公羊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：“君子之善善也长，恶恶也短；恶恶止其身，善善及子孙。”

(10)苏子美：即苏舜钦，字子美。宋天圣中，学者为文，多病偶对，独舜钦与穆修好为古文歌诗，一时豪俊多从之游。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，寻举进士。累迁大理评事。康定中河东地震，舜钦诣